

风物咏

唱不尽的《北国之春》

蔡华先

上世纪80年代,我刚考入师范,报到后不久,在一节音乐课上,音乐老师发下来两首油印的歌曲,一首是《大海啊,故乡》,一首是《北国之春》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两首歌,特别是《北国之春》,至今依然非常喜爱。

当时,我们听到的《北国之春》是由蒋大为演唱的。音乐老师顺便跟我们普及了一下声乐演唱中的三种共鸣方式:腹腔共鸣、胸腔共鸣和颅腔共鸣。老师说,蒋大为的唱法属于颅腔共鸣,所以演唱效果格外高亢嘹亮,加上明快的曲调、深情的歌词,把游子思乡的情愫演绎得动人心弦。

《北国之春》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日本民间歌曲,创作于1977年。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,很多年轻人为了求学或谋生,离开北方农村来到大城市。这首歌的推出,引发了那些辛苦打拼的年轻人的思乡之情,所以很快在日本家喻户晓,并传唱到世界各地,包括中国。

蒋大为翻唱的汉语版《北国之春》是从日语版直接翻译而来的。一时间,大街小巷都能听到《北国之春》那熟悉的旋律。慈爱的母亲、牵挂的情侣、对饮的父兄、优美的旋律、温馨的场面,有情、有意、有景,一时间不知感动了多少人。我的音乐细胞并不发达,《北国之春》是唯一一首能让我把歌词、曲谱一点不差地哼唱出来的歌曲。

近日,读到任正非的一篇文章《北国之春》。

对于《北国之春》这首歌,任正非有这样的评说:“我曾数百次听过《北国之春》,每一次都热泪盈眶,都为那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。”我们爱听爱唱《北国之春》,那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中寻找一种情感共鸣,体验到一种情感慰藉,而任正非喜欢《北国之春》,是因为他是从一个企业的兴衰和持续发展的高度来欣赏这首歌的。他认识到《北国之春》是那个年代日本人不解奋斗的一个缩影,所以他听这首歌“是为了学习度过冬天的经验”。

《北国之春》创作于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1977年,是一个时代的反映,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,日本经济低迷,经受了寒冷而漫长的冬天。“华为总会有冬天,准备好棉衣,比不准备好。”任正非写道,他是带着未雨绸缪的心态来问自己的:“华为要连续遭遇两个冬天,就不知道华为是否还会平静、沉着应对,克服困难,期盼春天。”“我们的冬天意识是否那么强烈?”

人无远虑必有近忧,居安思危,成功的经验未必可以借鉴,但失败的教训一定要汲取。善于学习者,可以纵横江湖;善于反思者,可以永葆活力;善于借鉴者,可以屹立不倒。“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,唯有惶者方能生存。”任正非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思想,由季节的变换想到企业的兴衰成败,为我们重新诠释了流传许久的《北国之春》。

在文章的最后,任正非写道:“冬天总会过去,春天一定来到。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,溪流淙淙,华为的春天也一定会来临。”

作为永恒的经典之作,《北国之春》早已被人们广为传唱。人们在吟唱这首歌的同时,有人看到了自己的家乡,有人体验到了爱情的甜蜜,还有人感悟到: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“亭亭白桦,悠悠碧空,微微南来风。木兰花开山岗上,北国的春天,啊,北国的春天已来临。”我们都知道春天的美好,因为,我们都从冬天走来。

写在大地信笺上的诗

高绪丽

睡在有暖气的屋子里,身子暖了,梦也少了。只要不走出屋子,总感觉春天早早来到,寒冷的冬季已经离我而去。其实,这是一种错觉。

又下雪了。我拉开卧室的窗帘,大落地窗外的景色让我忍不住呼出声。素雅的洁白装裹了眼前的一切,不远处的楼顶、红砖铺就的甬路、矮矮的冬青树、所有观赏树的枝杈和附近的水池,都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我的世界,一片银白。我不敢大声喊叫,担心惊扰了窗外那些白色的精灵。我跑回卧室,说:“下雪了。”丈夫从嗓子深处咕囔了一句,翻个身,又继续做他的美梦。我听到他咕囔的是:“昨晚就开始下了。”原来,他比我先见到雪。我又跑到孩子的卧室,趴到孩子的耳边,小声说道:“下雪了。”孩子立马睁开了他乌黑的双眸,非常惊喜地重复道:“下雪了吗?”见我点头,他光着屁股从被窝里坐了起来。我帮他把卧室的窗帘拉开,那一刻,我仿佛拉开了一道神奇的幕布。他走到窗边,眼睛盯着窗外的雪景,嘴巴张得老大。

如同春天期盼花开,夏天期盼有风一样,走过了风姿绰约的金秋,就开始盼着有雪的冬天。小区的东面有两棵柿子树,上面有几个还未来得及掉落的柿子。橙红色的柿子上面落了白白的雪,远远望去,犹如一簇簇醒目的火苗,挂在半空燃烧。下雪了,院子里最抢风头的当属那几棵雪松。它们腰杆笔直地直立在寒风里,不会左顾右盼,苍绿的松针,穿过春天的风,也留住过冬天的雪,它们是雪地里不屈不挠的勇士。

雪,是写在大地信笺上的诗,总会让人感觉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好。时节不会把过去泄露,它会把过去像掌纹一样藏起来,写在诗人的半截烟头上,写在山川和河流里,写在田间的麦垄秸秆上,也写在草叶纤细的缝隙里。雪,落下来了,落到山川里,山川与它深情相拥;落到荒野里,荒野的风为它停住脚步;落到麦地里,青绿的麦苗被它压在身下,远远望去,白茫茫一片。

小时候我最盼着下雪。下雪了,父亲往锅底下添两块木头,任由通红的火蛇子不停地舔着黑漆漆的铁锅底。母亲往大铁锅里倒入一瓢花生,用不了一会儿,大铁锅里飘出来的炒花生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。有邻居来串门,母亲陪着一起坐在热乎乎的炕上,喝茶、吃炒花生。下雪了,雪花落到院子里,父亲和我一起冒着雪在院子里堆雪人。我们找来胡萝卜当雪人的鼻子,找来土豆当雪人的眼睛。冷了,回到屋里喝一杯热水,再跑到院子里继续堆雪人。那时候,我的眼里只有雪。

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,有雪的冬天,我喜欢把《红楼梦》拿出来重新读一读。《红楼梦》的结尾里,披着大红斗篷的贾宝玉,在白茫茫的旷野里拜别父亲贾政的画面是最震撼人心的一幕。有人从中读出了悲凉,有人从中读出了万物归心的境遇,其实无论怎样,都逃不了世间的悲欢离合。

下雪了,车行在路上,车轱辘碾压着积雪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夜里,再读这首写在大地图信笺上的诗,读到“雪”,就如同咬住了一块冰,环佩叮当,声音脆响。

果树的思索

林春山

一场盛事过后,一切归于寂静。漫山遍野的果园,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,那些矗立的果树,迎着寒风,瑟瑟地抖动着身体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

曾几何时,那些孱弱的种子艰难地拱破土壤,露出稚嫩的芽,睁开惺忪的眼睛,好奇地、探头探脑地张望着这个神奇的世界。沐浴着和煦的春风,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,在经历阵痛被嫁接成活后,凤凰涅槃般脱胎换骨,出落成一棵棵优质的果树,撒着欢地疯长。成年以后,就被果农一棵棵小心翼翼地请回新家,悉心照料,精心抚养,裁其旁枝,唯恐其受一丁点的委屈。果农们还引汨汨清泉,输种种营养,除虫灭害,果树们无忧无虑地汲取养分,发育成了健硕之躯。

一棵棵果树发育成熟,栉风沐雨,君临天下。满树的果红,散发着抑制不住的成就感和自豪感,香甜了山野,陶醉了果农。果农们精心地疏花、定果,细致地套袋、摘袋,认真地剪叶、转果,虽然历尽辛劳,但硕果累累。享受着阳光的亲吻,澎湃着青春的激情,一个个红苹果笑容可掬、楚楚动人。此时,南来北往的“媒人”挤破了门槛,果农们既不舍又开心,最终还是喜笑颜开地把它们一个个摘离了母体,送进了“出嫁”的行列……

它们被簇拥着由汽车送到飞机场,走出了大山,走向了世界,或嫁入豪门,或成为名媛,各自都有了理想的归宿。它们开心地走了,去追求属于它们自己的惬意生活了,可是它们是否知道,它们赖以生长的母体——果树,却孤独地在料峭的寒风中伫立着,脸上已没有了昔日的光泽。

不过,此时的果农们正把一袋袋“营养餐”送给一棵棵辛勤付出的果树。果园的土壤里,那些倔强的苦菜、荠菜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绿色植物,依然蓬勃着生命,似乎是在安慰着果树们,不要悲伤、不要气馁,明年的春天还会如约而至。春天来了,一切都会生机盎然。

一阵寒风掠过,果树上残存的叶子迎风鸣叫着。我抚摸着那些落寞的果树,忽然发现,一些花芽正在激情饱满地膨胀着,似乎就要开放了!

银雪妖娆

沐溪

来不及惆怅就凋零的落叶,暮秋便饮下了最后的甘露。拂袖间,风声萧萧,纷飞的大雪覆盖了蒹葭的苍穹。六角形的雪花翩翩飞舞,如同我纷飞的思绪。看着一泻千里的雪白,我和大地一起伸直了耳朵,倾听来自银雪的宣言。

雪飘落的时候,仿佛是一大团棉花被咆哮的风撕碎了,铺天盖地从天而降……

雪在广袤的天空中飞舞,在凛冽的天宇下旋转、升腾,一层层、一遍遍粉饰大地。它要把这黑褐色的土地——铺满,如宫殿一般耀眼,让这个世界变得雪白。

雪飘落的时候,空气中隐隐约约地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那一片苍茫的旷野并非一无所有,雪地里馨红的腊梅花、冷绿的芡苢草,热烈中蕴含着一种昂扬的活力。我走在雪里,雪包裹着我,或上或下、或急或慢地与我轻轻耳语。雪飞舞的时候,风赶过来,我似乎听到千万人的脚步声和大海汹涌的波涛声,一场又一场的雪,从未停下它的脚步,它追着风,与风一起向前跑。银色的雪野里有一群人,他们目光灼灼、他们声如洪钟、他们有雪的勇敢,他们是使者,有雪一样的灵魂。

冬天的每一场雪,都是一次深刻的叩问和心灵的洗涤。雪花是纯洁的天使,它的灵魂看不到一丝的杂质,它给世界留白,它是冰雪王国的仙子,它给这个世界涂抹上了圣洁的银色!

阳光流淌在我的掌心,掬一捧雪,剪一缕光,雪入心扉,雪净灵魂,银雪妖娆,给世间的一切都镶嵌上了好看的花边。这美好的一切,都会给所有的灵魂带来一份安静和圣洁的美好!